

# 一九七二年國際經濟之展望

陳元

## 壹 前言

當前是戰後二十七年來國際經濟的轉變時期。幾項主要的轉變，其關鍵點都在一九七一年的下半年，而歲序踏入一九七二之時，我們將面臨一幕接着一幕，不斷出現的新事件，新局面。這一時期的轉變，將必影響每一國家，每一團體以至每一個人。一向乘順風的也許會遭遇逆風；多年困頓的也許會好運當頭。億萬財富會在一夜間消逝，投機或非所預期的機會也能造成許多不勞而獲的富翁。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係，貿易關係，其為親為疎，為友為敵，已經在轉變中，還要繼續轉變下去。由經濟關係的轉變也可能造成政治關係的轉變。「怎麼辦呢？」這恐怕是當前每一國家，每一團體以至每一個人，當頭的，不能不考慮，不能不求解決的問題。

歲暮聲中，各國貨幣平價作如此廣泛的全面調整，這在歷史上是空前的。接着，主要貿易對手國還進行商討消除貿易障礙的問題。今後世界每一個國家都要遭遇到：國內經濟結構如何因應環境，國外貿易如何競爭與擴展以及其他有關問題。

有世界文化搖籃之稱的西歐，二十七年來，一方面遭受蘇俄的威脅，一方面託庇於美國的羽翼。不論在經濟、政治和軍事各方面，都有不能「自立」之感。英國和丹麥、挪威、愛爾蘭的加入，使十國的新共同市場將壯大起來，能夠和美蘇分庭抗禮。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日即將正式簽訂條約，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為會員國。世界均勢將因此而改變，不言而喻。

戰後，蘇俄和東歐共產國家自鎖於鐵幕之內。韓戰開始以後，聯合國的禁運決定更使「東西」的經濟關係幾於斷絕。當前，蘇俄正謀求和自由世界

任何國家建立貿易及其他經濟合作關係。自由世界國家爭取市場的尖銳化，也無不力謀開拓這個往昔視為市場上荒漠的地區。

從以上三點，我們可以瞭望一九七二年的國際經濟的趨勢。

## 貳 貨幣平價調整後的國際經濟趨勢

由於美國長期收支逆差，使美元大量外流，黃金儲備逐年降低，到今年五月，流於國外的所謂「歐洲美元」達四七〇億，而黃金儲備降到一百零幾億，一般認為美元價值被高估。連年收支順差的西德和日本，其國際流動能力繼續增高，一般認為馬克和日元被低估。收支與逆差之勢既已懸殊，加以投機家為了賺取日較美元市場為高的利息，為了爭取美元可能貶值，馬克和日元可能升值的利益，紛紛將資金轉移到西德、日本及其他收支有順差的國家，造成今年五月的美元危機。瑞士、奧地利將貨幣升值，西德和荷蘭採取浮動匯率，法國和比利時採取雙重匯率。七月底，美國商務部報告，一九七一年，美國將打破七十五年來的紀錄，出現國外貿易逆差，而國際收支逆差可能達到一百十六億美元。此所以，尼克森在八月十五日宣告採取經濟新措施。新措施中，對內實施限制物價和工資的「所得政策」和刺激繁榮的財政政策。其為國際所關切的對外部份有四項：（一）是停止出賣庫存黃金，任由美元價值在國際市場浮動；（二）是徵收除另有規定外的輸入商品的進口附加稅百分之十；（三）是對於廠商之購買美國本國造新生產設備者，在徵納所得稅時，得照購價減收十分之二之數；（四）是免收百分之七的汽車

貨物稅。後二者是變相的補貼。尼克森宣佈新措施的翌日，財政部長康納利（J.B. Connally）指出，美國的目的在要求有關國家提高其幣值並放寬進口條件，降低進口關稅，以挽救美國國際收支的逆勢。稍後，又聲明，希望有關國能使美國增加輸出一三〇億美元，一部份用以彌補現在的收支逆差數，其餘部份作為美國在國外駐軍的費用。

四個多月以來，經過多次的美國與對手國的會談，共同市場內的會議，十國集團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的兩度會議，又經尼克森和龐畢度亞速島會談於十二月十四日發表聯合公報決定原則，最後十國集團在華盛頓舉行解決本問題的第三次會議以後，於十八日發表聯合公報。其主要部份是決定十國的貨幣新平價。

十國（瑞士雖不在十國集團之內，亦出席會議，故亦定其貨幣新平價）貨幣對黃金的平價調整如下：（註一）

日元	(十)七·六六%	英鎊	不變動
西德馬克	(十)四·六一%	瑞典克郎	(一)一·〇〇%
瑞士法郎	(十)四·六一%	義國里拉	(一)一·〇〇%
比國法郎	(十)二·七六%	美元	(一)七·八九%
荷蘭基爾德	(十)二·七六%	加拿大元	浮動匯率
法國法郎	不變動		

至於各國貨幣對美元的新匯率則規定如次：

日元	三〇八	法國法郎	五·一六
西德馬克	三·二二三	英鎊	二·六〇五 (每鎊值美金數)
瑞士法郎	三·八五	瑞典克郎	四·八二三
比利時法郎	四四·八一	義大利里拉	五八一·五
荷蘭基爾德	三·二四五	加拿大元	浮動匯率

除調整平價以外，並決定以下事項：（一）此後各國匯率的變動，可高於或低於規定匯率百分之二·二五，過去則只有百分之一。（二）未參加十國集團會議的國際貨幣基金會員國，應從速決定其匯率並和基金會洽商。（三）為謀國際經濟之新的持久的均衡，貿易問題必須妥為安排，美國和歐洲共同市場、日本及加拿大正在積極談判，去解決過期的懸而未決的問題，務

求及早解決。美國和共同市場應商定適當的議程來商討更基本的問題，以謀求建立一九七二年以及此後互相合作的體制。（四）美國應即取消其百分之十的進口附加稅以及購買本國生產設備減收所得稅的規定。（五）國際貨幣基金會應即進行研究國際貨幣制度之長期性的改革，在研討中應注意下列各點：尋求適當的貨幣工具與如何分担保障穩定匯率的責任並保證新制度之適當程度的可變性；注意黃金，準備通貨和特別提款權在新制度運用中所應發揮的正確作用；要注意國際流動能力的適當數量；要重新考慮現行匯率的彈性以及建立適當彈性其他方法；注意其他對付流動資金轉移的辦法。

從公報的要點中可以知道：目前的辦法還是短期性的，至於根本解決之道，還要向以下幾方面發展：（一）減輕美元的作用，甚至創立新的國際貨幣。（二）由於國際收支逆順之別所造成的流動能力（黃金、外匯和特別提款權）過多或過少的差別有礙貿易，應設法調整。（三）對於國際金融投機之移轉資金應謀加以限制。這些，無疑都是針對近年來所發生的弊端，冀求有所針砭。至於將來究竟如何，又要看各國實力支持之下的發言地位了。

十八日公報發表以後，尼克森在二十日飛赴百慕達和希斯會談的途中簽署了取消進口附加稅的宣告，下機後，就在當地政府前的草坪上向記者宣佈。八月十六日以來一百二十多天的世界貨幣和貿易之結，算是打開了。

美元貶值的直接影響是對於債權債務關係的轉變。各國政府以至民間之持有美元的，依金價計算都降低價值達百分之七·八九。凡有美元債權者，和其他貨幣比較起來，都打了或多或少折扣。各國政府的美匯準備，不但只能買較少的黃金，並且只能買較少的美國貨。

當然，最大的影響還是在貿易方面，進而從貿易影響有關國的經濟景氣。二十日，美聯社對其後果有一段平實的描寫：「日本的照相機，德國的汽車，法國的酒，在美國都要漲價。美國人到國外旅行，將發現他們美元只能買比從前少了約百分之八·五的東西。美國出口商在國外賣商品，定價將較低。……如一切照計劃進行，其結果美國將有較多的工作機會，較好的生意。……」由於貿易關係的轉變，一般專家估計，美國可以因此獲得國際收支的順差，由八十億到一百億美元。依照商務部的計算，每增加十億美元的輸出，就可以增加六萬到八萬人的就業機會，假定增加輸出為九十億，那麼，就業機會就可以增加由五十四到七十二萬。其結果雖不及康納利所希望

的一三〇億，也可以「差強人意」了。（註二）

各主要工業國對於這樣解決都感覺滿意，因為很多人憂慮，假使長期僵持，可能引起一場貿易戰，造成和一九三〇年代同樣的經濟危機。現在的解決辦法，雖然是四個月以來各方面面紅耳赤爭辯的結果，但是，畢竟渡過了危機，免於貿易戰。主要國家都表示樂觀的看法。英國財相巴勃爾（Anthony Barber）讚揚這一決定是「公平而切合實際」。法國的財政部長戴斯亭（Valéry Giscard D'Estaing）說：「對於各方面都公平」。西德政府發言人雅勒爾（Conrad Ahleis）說：「這是發展世界貿易的良好基礎。」日本的福田赳夫外相却說：這是日本自第二次大戰以來所受「最大的經濟震動」。但佐藤首相則溫和的說：爲了重獲穩定「這一決定是不合理的」。瑞典的出口協會會長說：「這個協定是一個好消息，給予世界貿易以穩定的希望」。（註三）顯然，除了美國以外，獲益者是法國、英國和義大利，因各國對美國的貿易雖稍蒙不利，而對日本和西德的貿易却獲利甚多。

世界輸出入貿易的關係一切會隨着幣值變動的比率而改變麼？這又未必！提高生產效能，減低商品成本是可行之道。此外，工商業者可以減低利潤，削價求售。這些努力的途徑至少可以抵銷一部貨幣升值的壓力。

十二月二十二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曾經發表對於一九七二年各主要工業國經濟發表趨勢的估計。它指出一般的經濟成長率都較七一年爲高。由於貨幣平價調整，貿易形勢轉變，美國的成长率將居第一位，可達六%以上。上半年，美、加、日、法、德、英、義等七國的平均增長率可達五·二五%左右。下半年則可提高到五·五%至六%之間。至於該組織全體會員國全年平均實質成長率可達五·二五，而一九七一年則只有三·二五。

至於各重要國家與地區，一九七二年的經濟展望，據已有的報導，分述如次：

美國，由於實施物價和工資的管制，其對於抑制膨脹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次之，國際貨幣平價的調整，使和對外貿易有關係的生產部門提高其產品的競爭能力。有些經濟學家認爲，假使美國人對物價之穩定與就業率 and 利潤率之提高恢復其信心，則一九七二年的生產量可以增加一千億到一千零五十億，國民總生產將達一萬一千五百五十億。十二月二十八日，商業部長史坦斯（Maurice H. Stans）樂觀的預測，一九七二年的國民生產毛額將增

加百分之六，甚至六·五，這是一九五五年以來增長最快的一年。但是，對外貿易則不能確定，不過有努力的機會去平衡進出口以減少收支的逆差。（註五）

日本，其國民總生產居自由世界第二位。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經濟計劃廳宣佈，一九七〇年四月到一九七一年三月的會計年度，其國民總生產毛額是二〇三、四〇〇百萬美元，較上年度增加百分之二六·四。每人國民所得是一、五八二·五美元，較上一年度增加百分之二一·一，居於世界第十五或十六位。（註六）該廳前此於十二月十四日曾估計，一九七一會計年度的國民生產毛額可能少於百分之五，一直要到一九七二年十月以後才會復蘇。又指出由於政府在一九七一年度採取擴張的財政政策，一九七二年將繼續並擴大其規模，因之在一九七二年度可能得到百分之八至九之間的真實成長率。過去很高的成長率，可能已一去不復返。

英國，根據不列顛工業協會理事長雅詹森（W. Campbell Aimson）的分析，「其一般情勢將較上年爲佳，但這不是說不列顛可以帶着自滿或懈怠的心情進入一九七二年。我們透過更堅決的管制物價和所得的努力，已經掌握住膨脹，不列顛似乎可以在來年中照計劃獲得百分之四到四·五的成长率，並獲得健全的國際收支。同時，將有十二個月可觀的經濟和對於歐洲事務值得注意的更大的影響力。」（註八）

西德政府的顧問委員會十二月二十日發表其預測說，在未來幾個月中，經濟將更走下坡。但是，五個獨立的經濟學家組織則說，此時還難以估料經濟的下坡將導致衰退，或將繼續維持現況，或將回升。在其年報中說，西德一九七一的經濟成長將只有百分之三，一九七二年將只有少量成長。一九七二年工資和物價的上漲幅度將較上年爲小，但消費者物價不能迅加抑制。過去十二個月間，生活費的增長是百分之六。一九七二年的投資，消費者支出和輸出都要減少。馬克自五月上旬採行浮動匯率以來，升值約達百分之十，其他貿易對手國則沒有，因此稍見不利，但並不影響一九七一年的貿易，其順差仍達美元三十六億。（註九）

法國在一九七一年的工業總生產較上年增加百分之六。輸出不斷增加。政府希望一九七二年的全面經濟成長保持百分之五。由於一九六九年八月法郎的貶值以及馬克和其他貨幣的升值，到現在，法國工業仍然享受特別有利

的競爭地位。美國之徵收進口附加稅對法國影響不大，因其輸往美國的商品數量較少。在貨幣平價全面調整中，法國為保持其優勢，堅決不予變動。法國經濟月刊「擴展」說：「法國來年經濟的發展至少要靠著尼克森、席勒、佐藤和戴斯亨之間的折衝」。(註十)

義大利從一九六九年秋季開始繁榮，但是目前由於社會不安，工潮迭起，工資猛漲，政治動盪，以致勞動成本增高，利潤削減，工業界怯於投資，生產能力運用僅達百分之七五。一九七一年的經濟成長等於零，而政府原先的計劃是百分之六。上述問題尚難求改善，經濟學家雖然希望，一九七二年春季起，衰退可以終止，但是，今年看來仍然是艱苦的一年，高度的失業率 and 緩慢的復蘇。(註十一)

### 參 歐洲共同市場的擴大

今年五月，英國首相希斯(Edward Heath)到巴黎和龐畢度(Georges Pompidou)作竟日會談，解除了英國參加歐洲共同經濟組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的基本障礙。六月，英國談判代表雷朋(Geoffrey Rippon)再到盧森堡，和共同市場代表法國外長徐滿(Mawrice Schumann)作兩通宵的會談，商定了一般的問題，決定了歡迎英國參加的原則。十月二十五日，英國下議院通過參加共同市場的提案。至此，英國之參加共同市場已成定局。丹麥、挪威和愛爾蘭的參加也已經決定。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歐洲共同市場將擴大為十國。十國的土地面積共為二、九六五、八〇〇平方公里。一九六九年中，人口是二五四、三八六、〇〇〇。(西歐人口增加緩慢，一九七一年無所增加)一九六九年國民總生產共為五六一、六九五萬美元。若照每年百分之五的成長率計算，現當已超過六千億，低於美國的一兆零六百億而和蘇俄相若。

共同市場雖然還沒有擴大組織，而十國之間已採取協同的步驟。觀察其未來政策是對內加強團結，力求自立；經營非洲，發展經濟。外交政策上週旋於美俄之間，處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不依附於任何方面。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的事務，似將不積極參加。此項推測是根據英國政府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初所發表長達數萬言有關參加共同市場的白皮書。其中述及對於國協國家的關

係，明顯的分為兩部份。在非洲的國協國家，希望其參加非洲原有的雅恩達協定(Yaounde Convention)，這個協定的每一國家都是共同市場的贊助會員國，接受共同市場的經濟援助，和共同市場建立互相優惠的關係。英國之對於蘇彝士運河以東的以及加勒比海的國協國家，就不過給予有限度的或暫時的貿易上的便利。親疎之別判然。由此可見西歐國家已經劃出其經營的範圍。瑞士、奧地利因保永久中立國，瑞典和芬蘭則受蘇俄的壓力，都沒有申請參加具有政治性的共同市場，但是，也將分別訂定經濟性的協定。徐滿已向西班牙表示願為西班牙鋪設參加共同市場的路。由此可見及歐洲走向團結的趨勢。

十月二十九日，尼克森和希斯將在百慕達會談的前一天，希斯對美聯社記者說：由於美國政府將要單獨和中共及蘇俄直接商談，看出美國將有所轉變。這些轉變是無可避免的，也是料想得到的，雖然在此時稍覺變化之突然。「此所以，我要催促歐洲要為自己作準備。當美國為其自己作新的安排之時——諸如其對西方和東方關係的決定或對經濟政策的決定——歐洲也必須邁入新階段的團結，而英國適將成為共同市場的一員。單獨的，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可能難以適應美國政策之根本上的變化，但是，站在一起，我們可以適應這些變化。而且必須認清美國政策的變化是和我們希望背道而馳。」(註四)在會談之中，希斯坦白的說：「一個健全的關係可以抵禦變化。一旦英國參加歐洲共同組織的日子到來，我們之間的關係必有所變化。我看不出對於關係的變化有什麼值得驚慌的理由。在許多場合，我們傳統的關係仍然沒有變化。我們常常說得很清楚，我們相信一個團結的歐洲在廣大的共同利益的範圍內將要和美國保持可能的最密切關係。在這種關係裏，我們(指英國)將繼續佔一份。」(註四)倫敦泰晤士報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刊載路易海倫的一篇評論，其中說到，就在十年前，甘迺迪總統和麥米倫首相會晤於百慕達，那時候同仇敵愾的氣氛何等濃厚，他又引述甘迺迪的就職演說一段話：「讓每一個國家知道，不管希望我們好還是希望我們壞，我們將要付出任何代價，挑起任何重担，面對任何艱鉅，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敵人，藉以保障自由之存在與成功」。海倫又說：「希斯先生對於變化的警覺並不稍遜，我感覺到當前的世界正通過一個荒誕的調整時期，在這時期，一切過往的關係都已經扔進熔爐裏去了。」

希斯的態度當然不僅代表英國，而是表露了整個共同市場的態度。

十一月五日，共同市場各國外交部長在羅馬會議中商定在一九七二年上半年舉行十國極峯會議，據傳，其主要議題有三：（一）因法德歧見而停頓的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努力應重整旗鼓；（二）共同市場對於美國、東歐和世界開發中國家的關係應如何確定？（三）擴大後的共同市場，其組織形態應當如何？並考慮建立邦聯制度之可能。法國外交部長徐滿允諾稍遲將提出龐畢度建立歐洲邦聯構想的詳細方案。西德外交部長謝爾（Walter Scheel）提出加強歐洲政治統一的努力，同時開始一種長久的和制度化的歐洲對美國之間的談判。一般對於謝爾的意見表贊同。（註七）西歐各國不甘久居簷下的心情似已日益迫切，加以美國近來所加予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壓力，使西歐更難忍耐。

一九七二年開始，歐洲共同組織（近來國際報導更略去 Economic 一字，而稱之為 European Community——E.C.）勢必加速其經濟、政治以至軍事的團結，以能求自立為第一步目標。前文對於共同組織所採取共同政策的推測，當不為無據。這無疑是轉變世界均勢大局面的出現。

## 肆 東西方經濟關係的解凍

蘇俄挾其東歐附庸國於一九四九年成立「東歐經濟互助委員會」，以與一九四八年成立的「西歐經濟聯盟」相對抗。一九五〇年，韓戰開始，聯合國又通過禁運案。蘇俄和東歐乃自絕於自由世界而經營其鐵幕。近在一九六八年八月，蘇俄還因為捷克過份接近西方，和西歐進行貿易，接洽貸款而與兵佔領捷克。曾幾何時，蘇俄自己和西歐打交道，其密切程度有過於當年的捷克。蘇俄在歐洲方面，和德、法、義三國分別訂立類似的條約，由三國自行鋪設瓦斯管，由蘇俄供售天然瓦斯。義大利的費亞特（Fiat）工廠在蘇俄設立汽車製造廠，每年可生產汽車六七十萬輛。和西德訂貿易條約，接受西德銀行貸款以購買生產設備及其他商品。在東方，主動要求日本投資合作開發西北利亞的森林和礦產。最近又洽商開發石油、瓦斯和煤炭。以上是近年來的發展。

最重要的轉變還是美國的態度。一九六〇年，美國輸出於蘇俄的不過三

千多萬美元，蘇俄輸出於美國的僅有二千萬。一九七〇年，雙方貿易額也不過一億八千萬，美輸於俄的僅一億一千多萬，俄輸於美的僅六千多萬。一九七一年初冬，蘇俄向美國購買糧食，一筆合約就達一億三千多萬美元。更為突出的是美國商務部長史坦斯之訪問蘇俄，由十一月二十日起住了十天。他是尼克森政府部長級人員訪俄的第一個，也是歷來美國商業部長訪俄的第一人。（註十二）他回國以後，接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訪問。

史坦斯首先說明，他此行是代表尼克森去觀察蘇俄對美國商業之可能性，不僅包括輸出，也包括輸入及各種方式合作投資的機會，以至相互旅行的可能性。他又說明，稱聯合投資可能不恰當，蘇俄所提出的是美國參加開發其天然資源，美國公司可以提供資金、設備和技術，而收回資金加上利息，加上長期的依固定價格購買其產品的合約，並沒有股權。蘇俄可以償還產品，也可以償還美元，當然，蘇俄願意以產品作償還資金和利息，償清以後，再照價出售其產品。蘇俄所要賣的是天然氣、石油、木材、紙漿以及多種的非鐵金屬，包括銅、鎳、鉍、鈦、鋅及其他。

當記者問到，工商界投資在蘇俄有什麼保障的時候，史坦斯說：「誠然，美國和蘇俄之間的貿易和商務的景象是要靠着兩國之間政治關係的改進。你一定知道，去年以來，兩國的政治情勢有很大的進展。」

史坦斯又指出，他此行的主要目的還不在共同投資，這一方面，僅不過商談而已，真正實現還要幾年。他的主要目的乃在於探明蘇俄所需要的是什麼商品，如裝置、設備和消費品等，並瞭解蘇俄如何償付價款。進一步要謀求兩國商業關係之正常化。他說，蘇俄給他所需貨物的品目單，其中列有機械工具、成套的工廠和工業技術等等。也有電子計算機在內。如可以賒貸，也願意買農產品及其他消費品。蘇俄貿易部的代表即將於一九七二年一月間到達華盛頓進行細節商談。

關於戰略物資問題。史坦斯說，有關重要軍事性物資仍在禁運之列，現無意於解除這些禁運的品目。一般禁運的物資分兩類，一類必須經過盟國的同意方可出售，另一類是美國自行規定的，根據一九六九年「輸出管理法案」，已經取消了禁輸蘇俄的物品一千八百種，現仍在繼續減少之中。關於技術秘密問題，他認為，美國如不賣，蘇俄也可以從自由世界其他方面得到。去年，美國政府曾經說服福特汽車公司不接受蘇俄設廠的要求。現在商業部

却已批准了許多美國公司出售十億美元以上的設備給加瑪河卡車廠，不久就會簽訂一些合約。他說，柯錫金告訴他說，蘇俄爲了經濟建設之所需，可以從世界上任何地區買到任何東西。在這種條件下，美國如不接受這種足以增加美國就業機會的生意，實屬愚昧。美國如不實，並不足以阻撓蘇俄的發展。

關於交互發展旅遊的問題，史坦斯說，一九七〇年美國人到蘇俄旅行的有五萬人，雖遠少於對其他西歐國家，但是，若力求其便利，則人數可能增加幾倍。目前兩國對於交互旅行都有地區上的限制，今後可能放寬。他認爲貿易可以增進政治友好關係，政治關係也會促進貿易。

史坦斯對於蘇俄工業的批評是，勞動紀律和精神好而技術和設備落後，認爲美國的「管理工程」公司可能對於蘇俄的生產效能有所幫助。

從以上的事實和史坦斯的談話可以看出，美國對蘇俄的經濟以至政治關係都已發生大角度的轉變。史坦斯訪蘇不過開其端而已，尼克森五月蘇俄之行將必使美蘇的經濟關係更加密切。

隨着，東歐其他國家自必也在經互會的共同政策之下，加強其對美國和西歐的貿易和經濟合作。史坦斯說，尼克森已經同意進出口銀行給予羅馬尼亞以融通的便利。美國也在發展對波蘭的貿易。南斯拉夫和美國訂有最惠國條約，並且獲得美國進出口銀行貸款的便利，南國也爭取美國工商界的聯合投資。在未來五年到十年中，美國對蘇俄和東歐貿易量的增加，以百分比計，將高於世界任何其他市場。（註十三）至於西德和東德之間也已建立有密切的貿易關係。總之，東西方的經濟關係已經解凍，今後的演變與其政治關係的演變息息相關。

## 伍 結語

新年開始，我們將見一幕又一幕的活動開展下去，首先是工業國之間變邊以至多邊的貿易會議，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可能召開類似甘迺迪會談之全面性的減低關稅消除貿易障礙的會議，利害所繫，進行未必能順利，但也自必有所改善。共同市場十國極峯會議的召開必爲全世界所注意，關於內部的農業政策等，是其不易協調之處，但是基於外交和國防上的共同要求，共同組織的內含比較以往充實，對於世界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力必較原有組織大爲提高。尼克森訪蘇固然會加強美蘇的經濟關係，假使全歐會議能够召開，那麼

東西歐的經濟合作也自必更加密切。由經濟之合作，也可能促使蘇俄集團更大幅度的修改其經濟制度。蘇俄集團和自由世界之間的天然資源與技術設備的交換，制度的相較量和吸收，必使兩方面的經濟發展都蒙其利。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對立的磨擦程度愈低，則中間的縫隙愈小。富國的經驗告訴它們，贈予性的經濟援助，政治效果甚小，所得不償所失，「施子」的時代已告終結。同時，基於「恐共」而發生的「世界不能一半富足一半貧窮」的哲學也隨着對立警覺之淡漠而消逝殆盡。今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貸款以及國際雙邊貸款，其實質無非是推廣外銷的一種手段。貧國對富國的關係，只有當利害共同的時候，才聽得到支援的美麗詞令，一旦利害矛盾，則片面的呼籲並不能換來憐憫而只有無情的打擊，這並不能責難各富國的執政者，因爲他們只能爲全體人民爭取利益而不能作犧牲任何一部份人民利益的決定。因此，發展中國家，基本上，只有從勤儉儲蓄來籌集資金，從培養人才來解決技術問題，憑藉自己的力量來努力建設，一切「臨淵嗜魚」的心理都只有蹉跎歲月，遭受歷史無情的打擊。這也許就是新歲肇始的時候應有的認識。

註一：數字採自“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Dec. 20, 1971。

註二：參考“U.S. News & World Report” Dec. 27, 1971。

註三：參考“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Dec. 20, 1971 及美聯社十九日倫敦電訊。

註四：China News 十二月二十二日刊載國際合衆社百慕達二十一日電訊。

註五：見“China News”十二月二十六日及二十九日所載華盛頓美聯社電。

註六：見“China News”十二月二十三日載國際合衆社東京電。

註七：見“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Nov. 6, 1971。

註八：見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社金融快報所刊國際合衆社電。

註九：參考“China News”十一月二十四日刊美聯社波昂電。

註十：參考“U.S. & World Report” Nov. 29, 1971 所刊“Signs of Recession In Europe”一文。

註十一：同註十。

註十二：見十一月二十一日“China News”刊載美聯社莫斯科電。

註十三：見“U.S. News & World Report, Dec. 20, 1971 所刊“Doing Business With Russia”一文。